

立云

追蹤

生活的紀錄者 關心歷史，宗教，族群，人權議題

(轉載) 許章潤《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》

2 月 4 日

分佈式入口



324



27



二月。墨水足夠用來痛哭，

大放悲聲抒寫二月，

一直到轟響的泥濘，

燃起黑色的春天。

——帕斯捷爾納克

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

许章润

二月。墨水足够用来痛哭，
大放悲声抒写二月，
一直到轰响的泥泞，
燃起黑色的春天。

——帕斯捷尔纳克

豕鼠交替之际，九衢首疫，举国大疫，一时间神州肃杀，人心惶惶。公权进退失据，致使小民遭殃，疫疠散布全球，中国渐成世界孤岛。此前三十多年“改革开放”辛苦积攒的开放性状态，至此几乎毁于一旦，一巴掌把中国尤其是它的国家治理打回前现代状态。而断路封门，夹杂着不断发生的野蛮人道灾难，迹近中世纪。原因则在于当轴上下，起则钳口而瞒骗，继则诿责却邀功，眼睁睁错过防治窗口。垄断一切、定于一尊的“组织性失序”和只对上级负责的“制度性无能”，特别是孜孜于“保江山”的一己之私而置亿万国民于水火的政体“道德性败坏”，致使人祸大于天灾，在将政体的德性腐败暴露无遗之际，抖露了前所未有的体制性虚弱。至此，人祸之灾，于当今中国伦理、

許章潤老師的新文章在SNS上廣為流傳

豕鼠交替之際，九衢首疫，舉國大疫，一時間神州肅殺，人心惶惶。公權進退失據，致使小民遭殃，疫癘散布全球，中國漸成世界孤島。此前三十多年“改革開放”辛苦積攢的開放性狀態，至此幾乎毀於一旦，一巴掌把中國尤其是它的國家治理打回前現代狀態。而斷路封門，夾雜著不斷發生的野蠻人道災難，跡近中世紀。原因則在於當軸上下，起則鉗口而瞞騙，繼則諉責卻邀功，眼睜睜錯過防治窗口。壟斷一切、

定於一尊的“組織性失序”和只對上負責的“制度性無能”，特別是孜孜於“保江山”的一己之私而置億萬國民於水火的政體“道德性敗壞”，致使人禍大於天災，在將政體的德性窳敗暴露無遺之際，抖露了前所未有的體制性虛弱。至此，人禍之災，於當今中國倫理、政治、社會與經濟，甚於一場全面戰爭。再說一遍，甚於一場全面戰爭。此可謂外寇未逞其志，而家賊先禍其國。老美或有打擊中國經濟之思，不料當軸急先鋒也。尤其是疫癘猖獗當口，所謂“親自”雲雲，心口不一，無恥之尤，更令國人憤慨，民心喪盡。

是的，國民的憤怒已如火山噴發，而憤怒的人民將不再恐懼。至此，放眼世界體系，揆諸全球政治周期，綜理戊戌以來的國情進展，概略下述九項，茲此敬呈國人。

首先，政治敗壞，政體德性罄盡。保家業、坐江山，構成了這一政體及其層峰思維的核心，開口閉口的“人民群眾”不過是搜刮的稅收單位，數目字管理下的維穩對象和“必要代價”，供養著維續這個極權政體的大小無數蝗蟲。公權上下隱瞞疫情，一再延宕，只為了那個圍繞著“核心”的燈紅酒綠、歌舞升平，說明心中根本就無生民無辜、而人命關天之理念，亦無全球體系中休戚相關之概念。待到事發，既丟人現眼，更天良喪盡，遭殃的是小民百姓。權力核心仍在，而低效與亂象並生，尤其是網警效命惡政，動如鷹犬，加班加點封鎖信息，而信息不脛而走，說明特務政治臨朝，國安委變成最具強力部門，雖無以覆加，卻已然前現代，有用覆無用矣。其實，老祖宗早已明言，防民之口甚於防川，哪怕網信辦再有能耐，也對付不了十四萬萬張嘴，古人豈余欺哉！

蓋因一切圍繞江山打轉，自以為權力無所不能，沈迷於所謂“領袖”之自欺，而終究欺瞞不住。大疫當前，卻又毫無領袖德識，捉襟見肘，累死前方將士，禍殃億萬民眾，卻還在那裏空喊政治口號，這個那個，煞有介事，令國人齒冷，讓萬方見笑。此亦非他，乃政體之“道德性敗壞”也。若說七十年裏連綿災難早已曉諭萬眾極權之惡，則此番大疫，更將此昭顯無遺。惟盼吾族億萬同胞，老少爺們，長記性，少奴性，在一切公共事務上運用自己的理性，不要再為極權殉葬。否則，韭菜們，永難得救。

其次，僭主政治下，政制潰敗，三十多年的技術官僚體系終結。曾幾何時，在道德動機和利益動機雙重驅動下，一大批技術官僚型幹才上陣，而終究形成了一種雖不理想、弊端重重、但卻於特定時段頂事兒的技術官僚體系。其間一大原因，就在於掛鉤於職位升遷的政績追求，激發了貧寒子弟入第後的獻身沖動。至於乘勢而上的紅二們，從來屍位素餐，酒囊飯袋，成事不足敗事有余，在此不論。可惜，隨著最近幾年的不斷整肅，紅色江山老調重彈，只用聽話的，自家的，其結果，技術官僚體系的德性與幹才，其基於政績升遷的那點兒沖動，不知不覺，乃消失殆盡。尤其是所謂“紅色基因”的自家人判準及其圈定，讓天下寒心而灰心，進而，離德離心。於是，這便出現了官場上普遍平庸而萎頓委瑣之態。鄂省亂象，群魔亂舞，不過一隅，其實省省如此，舉朝如此矣。其間原因，就在於這個後領袖時代，領袖制本身就在摧毀治理結構，口言現代治理卻使整個國家治理陷入無結構性之窘境。此間癥狀，正為“組織性失序”和“制度性無能”。君不見，惟一人馬首是瞻，而一人暝朦，治國無道，為政無方，卻弄權有術，遂舉國遭罪。百官無所適從，善者

只堪支應，想做事而不敢做事，惡者混水摸魚，不做事卻還攪事，甚而火中取栗，遂劣勝優汰，一團亂象矣。

再次，內政治理全面墮頹。由此急轉直下，遂表現為下述兩方面。一方面，經濟下滑已成定勢，今年勢必雪上加霜，為“風波”以來所未有，將“組織性失序”和“制度性無能”推展至極。至於舉國信心下跌、產權恐懼、政學憤懣、社會萎縮、文化出版蕭條，惟剩狗屁紅歌紅劇，以及無恥文痞歌功頌德之肉麻兮兮，早成事實。而最為扼腕之處，則為對於港台形勢之誤判，尤其是拒不兌現基本法的普選承諾，著著臭棋，致使政治公信力跌至谷底，導致中國最為富庶文明之地的民眾之離心離德，令世界看清這一政體的無賴嘴臉。那邊廂，中美關係失序，而基於超級大國沒有純粹內政的定律，這是關乎國運之犖犖大端。恰恰在此，當軸顛預，再加上碰到個大洋國的特沒譜，遂一塌糊塗。網議“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”，想做而沒做成的事，卻讓他做成了，豈只調侃，而實錐心疼痛也哉。另一方面，幾年來公權加緊限制與摧毀社會發育，鉗口日甚，導致社會預警機制疲弱乃至於喪失，遇有大疫，便從封口而封城，死心覆死人矣。因而，不難理解的是，與此相伴而來的，便是政治市儈主義與庸俗實用主義蔓延政治，無以覆加，表明作為特殊時段的特殊現象登場的“知青政治”，早已德識俱亡。可以說，上上下下，他們是四十年來最為不堪的一屆領導。因而，此時此刻，兌現《憲法》第35條，解除報禁，解除對於網絡的特務式管控，實現公民言論自由和良心自由，坐實公民遊行示威和包括結社在內的各項自組織權利，尊重全體國民的普遍人權，特別是政治普選的權利，而且，對於病毒的來源、隱瞞疫情的責任人及其體制性根源，啟動獨立追責機制，才是“戰後重建”之大

道，也是當務之急也。

復次，內廷政治登場。幾年來的集權行動，黨政一體之加劇，特別是以黨代政，如前所述，幾乎將官僚體制癱瘓。動機既靡，尾大不掉，遂以紀檢監察為鞭，抽打這個機體賣命，維續其等因奉此，逶迤著拖下去。而因言論自由和現代文官體制闕如，更無所謂“國王忠誠的反對者”在場，鞭子本身亦且不受督約，覆以國安委一統轄制下更為嚴厲之鐵腕統領，最後層層歸屬，上統於一人。而一人肉身凡胎，不敷其用，黨國體制下又無分權制衡體制來分責合力，遂聚親信合議。於是，內廷生焉。說句大白話，就是“集體領導”分解為“九龍治水”式寡頭政制失效、相權衰落之際，領袖之小圈子成為“國中之國”，一個類似於老美感喟的隱形結構。揆諸既往，“1949政體”常態之下，官僚體系負責行政，縱便毛時代亦且容忍周相一畝三分地。“革委會”與“人保組”之出現，打散這一結構，終至不可維持。晚近四十年裏，多數時候“君相”大致平衡，黨政一體而借行政落實黨旨。只是到了這幾年，方始出現這一最為封閉無能、陰鷲森森之內廷政治，而徹底堵塞了重建常態政治之可能性也。一旦進路閉鎖，彼此皆無退路，則形勢緊繃，大家都做不了事，只能眼睜睜看著情形惡化，終至不可收拾之境。置此情形下，經濟社會早已遭受重創，風雨飄搖於世俗化進程中的倫理社會不堪托付，市民社會羸弱兮兮，公民社會根本就不存在，至於最高境界的政治社會連個影子都沒有，則一旦風吹草動，大災來臨，自救無力，他救受阻，必致禍殃。此番江夏之亂，現象在下，而根子在上，在於這個孜孜於“保江山，坐江山”，而非立定於人民主權、“以文明立國，以自由立國”的體制本身。結果，其情其形，恰如網議之“集中力量辦大事”，

頓時變成了“集中力量惹大事”。江夏大疫，再次佐證而已矣。

第五，以“大數據極權主義”及其“微信恐怖主義”治國馭民。過往三十多年，在底色不變的前提下，官方意識形態口徑經歷了從“振興中華”的民族主義和“四化”的富強追求，到“三個代表”和“新三民主義”，再至“新時代”雲雲的第次轉折。就其品質而言，總體趨勢是先升後降，到達“三個代表”拋物線頂端後一路下走，直至走到此刻一意赤裸裸“保江山”的“大數據極權主義”。相應的，看似自毛式極權向威權過渡的趨勢，在“奧運”後亦且止住，而反轉向毛氏極權回歸，尤以晚近六年之加速為甚。因其動用奠立於無度財政汲取的科技手段，這便形成了“1984”式“大數據極權主義”。緣此而來，其“微信恐怖主義”直接針對億萬國民，用納稅人的血汗養著海量網警，監控國民的一言一行，堪為這個體制直接對付國民的毒瘤。而動輒停號封號，大面積封群，甚至動用治安武力，導致人人自危，在被迫自我審查之際，為可能降臨的莫名處罰擔憂。由此窒息了一切公共討論的思想生機，也扼殺了原本應當存在的社會傳播與預警機制。由此，“基於法日斯主義的軍功僭主政治”漸次成型，卻又日益表現出“組織性失序”和“制度性無能”，其非結構性與解結構性。職是之故，不難理解，面對大疫，無所不能的極權統治在赳赳君臨一切的同時，恰恰於國家治理方面居然捉襟見肘，制造大國一時間口罩難求。那江夏城內，鄂省全境，至今尚有無數未曾收治、求醫無門、輾轉哀嚎的患者，還不知有多少因此而命喪黃泉者，將此無所不能與一無所能，暴露得淋漓盡致。蓋因排除社會與民間，斬斷一切信息來源，只允許黨媒宣傳，這個國家永遠是跛腳巨人，如果確為巨人的話。

第六，底牌亮出，鎖閉一切改良的可能性。換言之，所謂的“改革開放”死翹翹了。從2018年底之“該改的”、“不該改的”與“堅決不改”雲雲，至去秋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之諸般宣示，可得斷言者，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三波“改革開放”，終於壽終正寢。其實，這一死亡過程至少起自六年前，只不過至此算是明示無誤而已。回頭一望，二十世紀全球史上，但凡右翼極權政治，迫於壓力，皆有自我轉型的可能性，而無需訴諸大規模流血。縱便是“蘇東波”，尤其是東歐共產諸國等紅色極權政體，居然亦且和平過渡，令人詫異而欣慰。但吾國刻下，當局既將路徑鎖閉，則和平過渡是否可能，頓成疑問。若果如此，則“興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”，夫覆何言！但願此番大疫過後，全民反省，舉國自覺，看看尚能重啟“第四波改革開放”否！？

第七，由此順流直下，中國再度孤立於世界體系，已成定局。百多年裏，對於這個起自近代地中海文明、盛極於大西洋文明的現代世界體系，中國上演了多場“抗拒”與“順從”的拉鋸戰，反反覆覆，跌跌撞撞。晚近三十多年裏，痛定思痛，“低頭致意”以及“迎頭趕上”，乃至於“別開生面”，蔚為主流。惜乎近年再度犯二，犯橫，表明“改開”走到頭了，左翼極權“退無可退”，無法於和平過渡中完成自我轉型，因而，也就怪異於現代世界體系。雖則如此，總體而言，幾番拉鋸下來，中國以其浩瀚體量與開放性態度，終於再度躋身現代世界體系，成為這個體系的重要博弈者，重新詮釋著所謂“中心—邊緣”的地緣敘事，也是事實。但是，與國力和時勢不相匹配、太過張揚的外向型國策，尤其是內政回頭，日益“法日斯化”，引發這個體系中的其他博弈者對於紅色帝國崛起的戒慎戒懼，導致在高喊“人類命運共同體”之際卻為共

同體所實際拒斥的悲劇，而日呈孤立之勢，更是眼面前的事實。事情很覆雜而道理卻很簡單，一個不能善待自己國民的政權，怎能善待世界；一個不肯融入現代政治文明體系中的國族，你讓人怎麼跟你共同體嘛！故爾，經濟層面的交通互存還將繼續存在，而文明共同體意義上的孤立卻已成事實。此非文化戰爭，亦非通常所謂“文明沖突”一詞所能打發，更非迄今一時間數十個國家對中國實施旅行禁限，以及世界範圍的厭華、拒華與貶華氛圍之悄悄潮漲這麼簡單。——在此可得提示者，隱蔽的“黃禍”意識勢必順勢冒頭，而買單承受歧視與隔離之痛的只會是我華族同胞，而非權貴——毋寧，關乎對於歷經磨難方始凝練而成的現代世界普世價值的順逆從違，而牽扯到置身列國體系的條約秩序之中，吾國吾族如何生存的生命意志及其國族哲學，其取舍，其從違。在此，順昌逆亡，則所謂孤立者，全球現代政治文明版圖上之形單影只、孤家寡人也。扭轉這一局面，重建負責任大國形象，擔負起應擔之責，而首先自良善內政起始，必然且只能皈依人類普世文明大道，特別是要坐實“主權在民”這一立國之本。在此，內政，還是內政，一種“立憲民主，人民共和”的良善政體及其有效治理，才是擺脫孤立、自立於世界體系的大經大法，而為國族生存與昌盛之康莊大道也。那時節，順時應勢，中國加入G7而成G8，亦且並非不可想象者也。

第八，人民已不再恐懼。而說一千道一萬，就在於生計多艱、歷經憂患的億萬民眾，多少年裏被折騰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的“我們人民”，早已不再相信權力的神話，更不會將好不容易獲得的那一絲絲市民自由與三餐溫飽的底線生計，俯首帖耳地交還給僭主政制，任憑他們生殺予奪。毋寧，尤其是經此大疫，人民怒了，不幹了。他們目睹了欺瞞疫情不顧

生民安危的刻薄寡恩，他們身受著為了歌舞升平而視民眾為芻狗的深重代價，他們更親歷了無數生命在分分鐘倒下，卻還在封號鉗口、開發感動、歌功頌德的無恥荒唐。一句話，“我不相信”，老子不幹了。若說人心看不見摸不著，最最無用，似乎經驗世界早已對此佐證再三，也不無道理。這不，萬民皆曰可殺，他卻坐享天年，如那個人人唾罵之李大鳥者，令人感慨天不長眼，天道不公，可實際上，天是苦難本身，與我們一同受罪。但是，假如說人之為人，就在於人人胸腔裏跳動著一顆人心，而非狼心狗肺，其因生老病死而悲欣交集，其因禍福義利而恨愛交加，其因落花而落淚、流水而傷懷，則人心所向，披荊斬棘，摧枯拉朽矣！人心喪盡之際，便是末日到來之時！至於腦殘與歲月靜好婊們，一群烏合之眾，歷史從來不是他們抒寫的，更不因他們而改變奔流的航道，同樣證之於史，不予欺也。

第九，敗象已現，倒計時開始，立憲時刻將至。戊戌修憲，開啟邪惡之門，集權登頂之際，恰恰是情勢反轉之時。自此一路狂奔倒退，終至敗象連連。撇開人心已喪不論，則前文敘及之港台應對失策與中美關係失序，以及經濟下滑之不可遏止、全球孤立，表明治理失敗，違忤現代政治常識的強人政治事與願違。大家面對悶局而恐懼其已成僵局，苦思焦慮其開局與再布局，期期於內部生變式與自下而上式之破局猶如水中撈月之時，港台形勢發展實已自邊緣捅破鐵桶，而開辟出一線生機。此種自邊緣破局、而漸進於中心的和平過渡之道，或許，將成為中國式大轉型的收束進路。此時，吾友所說之“難城”，或為華夏舊邦新命之耶路撒冷。換言之，邊緣突破意味著現代中國的立憲時刻再度即將降臨。當此關口，天欲曉，將明未明，強權抱殘守缺，不肯服膺民意，則

崇高之門既已打開，可得預言者，必有大量身影倒斃於黎明前矣。

以上九點，呈諸國民，均為常識。而一再申說，就在於國家治理未入常態政治軌道，國族政治文明有待現代轉型，而於積善前行中，期期以“立憲民主，人民共和”收束這波已然延續一個半世紀的文明大轉型。正是在此，我們，“我們人民”，豈能“豬一般的苟且，狗一樣的奴媚，蛆蟲似的卑汙”？！

行文至此，回瞰身後，戊戌以來，在下因言獲罪，降級停職，留校察看，行止困限。此番作文，預感必有新罰降身，抑或竟為筆者此生最後一文，亦未可知。但大疫當前，前有溝壑，則言責在身，不可推諉，無所逃遁。否則，不如殺豬賣肉。是的，義憤，如西哲所言，正是義憤，惟義與憤所在，惟吾土先賢揭櫫之仁與義這一“人心人路”之激蕩，令書齋學者成為知識分子，直至把性命搭進去。畢竟，自由，一種超驗存在和行動指歸，一種最具神性的世界現象，是人之為人的稟賦，華夏兒女不能例外。而世界精神，那個地上的神，不是別的，就是自由理念的絢爛展開。如此，朋友，我的億萬同胞，縱然火湖在前，何所懼哉！

腳下的這片大地啊，你深情而寡恩，少福卻多難。你一點點耗盡我們的耐心，你一寸寸斫喪我們的尊嚴。我不知道該詛咒你，還是必須禮讚你，但我知道，我分明痛切地知道，一提起你，我就止不住淚溢雙眼，心揪得痛。是啊，是啊，如詩人所詠，“我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，老年應當在日暮

時燃燒咆哮；怒斥，怒斥那光明的消逝。”因而，書生無用，一聲長嘆，只能執筆為劍，討公道，求正義。置此大疫，睹此亂象，願我同胞，十四萬萬兄弟姐妹，我們這些永遠無法逃離這片大地的億萬生民，人人向不義咆哮，個個為正義將生命怒燃，刺破夜瘴迎接黎明，齊齊用力、用心、用命，擁抱那終將降臨這片大地的自由的太陽！

庚子正月初四初稿，初九定稿，窗外突降大雪

#許章潤 1 # 中國 681 # 武漢肺炎 597



324

阿拉古勒、Hannah、FuFan
等 177 人贊賞了作品

27



推薦閱讀

艾曉明武漢日記2: 疫城內的永别时刻

AI XIAOMING

事件防腐剂 | 新型冠状病毒

NGOCN

關於我們 新手指南 社區約章 用戶協議 下載應用
開放社區 © 2020 Matters